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八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荊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合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俊莫肯事農農夫蔾藿不飽而大賈

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權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權使亦頗鶩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卽如是國用不足柰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

内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夙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表太守入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譎上之暴謂之曰民豪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千謁以撓正謂之曰權擱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者往往稱艱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卽不應輒喧呼醜詆太守曰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假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厮隸深相結納因緣爲奸蠹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

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
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
食邑輸至者輒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
俸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贍給喧呼者
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即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
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慴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
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旰不遑
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
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訢相安不知爲繁且
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秉

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服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搊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别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　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寘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

不業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顧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以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即如 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 天子既已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既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 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與治理是所祈於 天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

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惜寇之意敢以告於銓衡

又一首

荊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表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

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覩大化之成遹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遯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耳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葢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霓對而鼓舞寒者之乞温也睹束熅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乗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荊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會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簡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益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

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即有卓絶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令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玆其行也僭爲之言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為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奇望實炳燁有聞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鬱鬱不樂去去六年為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晝卿光流上閭殆天俾翁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常以為人間不可必者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惠而老壽不可必夫妻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人有賢子或離親遠宦縻于王事鞅掌陟岵興謠睇雲從暇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欵此又最難得者也

翁既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尚健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並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俾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　朝廷方欲恭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　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爲誥有輝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　天子御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值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恒人所可冀也已居正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

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返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解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身親之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已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馳封之典以贍其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為已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教之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隸也諫議省闥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許之使諫議無靡盬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亼

福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者移之爲壽國壽民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悉蓋於鎮山朱公有徵云朱公之鄉爲吉之萬安吉爲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遘覩也公沉毅眘粹與物無町畦海內士慕公者無不願一識公且猶博綜丘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

隱顯試一叩之罔不犂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藏江海未足方其畜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體國鑿鑿皆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土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公寄之公與大司空畢力協謀飭材董役卽隆寒甚暑無間昕夕兩宮頼以速成　主上念乃勞績文綺藏繈頒錫隆疊俾蔭其子一人尋採庭論遷公佐理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愼以居寵三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值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

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
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
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博引曲喻不要
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寔銳心焉愚又與潯
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
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
閱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
錄其役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
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爲公
賀大要謂人臣捐韋布躋卿貳官隆隆顯矣矧褒先

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憚
頃曰予先大夫少爲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子嗣
祖也今祔　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熙
齋公是焉茲制於典不獲霑　一命假泉壤有知如
子孫何居無幾即列疏　上請乞以已封移贈熙齋
公披吐衷臆謼且篤也　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
鑒公眞悃詔許之公拜　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
有重獲也尋陽公與愚僉曰鎭山公其至孝哉斯固
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
公甸宣江漢間其册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冊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旣底績錫之圭瓚秬鬯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忠時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所以表樹勛烈者匪忠孝盡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言非誕設也公保釐藩服翊贊　廟堂積勞累伐當與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　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褒與乎公卽周宣不啻已今玆益懋往績對揚　休命以彌成　天子萬年之治視召公稱視于周庭者

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鎮山公云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　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鑣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中久矣其幸而不爲造父之所覯哉愚斯言蓋謂南

大夫賜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秘當
其時即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
嗣簡列銓部郎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
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屑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
而第其品臧否淑慝井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
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袪夙釁君毅
然當之登俊斥回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計績敘
勞人謂君躋陟通顯且旦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
主上廉君毅曰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曹列之
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　旨下在庭士

擧懽然語曰　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默然為間曰諸君第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豈皮肖未哉蓋謂操之者有在也愚茲行得非操之者為乎愚曰君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說備質之君矣天者主上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更歷叠稜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揔之不可與易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杷梓楩柟託根於沃阜高者千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

勾萌達之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培也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凝厚罷結終以支大廈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以壇歷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磨琢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琅當代焜耀千禩者咸於困躓中起之誠非倖也彼襲芘而謬致隆危擁腫而誤收匠石雖以徼福實以賈盬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將謂杞梓楩柟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

彊立而定持之他日　主上掄卓犖操執之臣以贊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之羽豈鎩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櫪下哉天之所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占也語旣君亦怡然頷愚曰予荷　主上恩得令量移幸矣幸矣寧期他日第益淬厲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命南稱謝即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栖語同舍諸大夫出祖於郊咸顥然於君之行而重爲之別欲爲之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適不自虞鄙謬因爲援天以慰之復執盞爲壽申之曰

藹藹吉人惟君子使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遇也
靖公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間而莫之能
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已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
言愚何言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爲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予贈之
言予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論今夫勝重任引
巨輻行千里于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屑力無從
見也斷蛟龍剸犀革遇磐錯而無厚于將誠利矣匣
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

裕內徵外懋德利躬此勵己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內縉紳儒碩相與闡心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焜耀偉然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響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以論巳先漢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爲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膚言闊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其所與發建竪視彼何如大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鶩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

較不可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卽肆力心性仁義之學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係鑿鑿皆可底成績且自奉簡薄惡以物誘見汗探其蘊莫之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何有於寧寧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摭歙池吳越之會屹爲　留都重鎭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視其成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奬讓其屬以綏輯其垠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視今寧啻什百

耶是故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協之義罔不從所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干將以剸割顯其利者非是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究厥施毋爭長于跬步脆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奏最序

夫人雖躬秉靈淑踔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益孔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徒白而無釆也然

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夸然設而無實夫夸修無當
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將以礱琢其理性而磨
瑩其瑕纇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節廉潔厲之以
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夫然後
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
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
而水濟湃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礧硐倜儻之槩然
其蔽也徑直而不詘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
古勿論即如　國朝楊文定之謨劉夏忠靖之康濟
劉忠宣之籌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

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賁之筮覽磐琢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臯禹伊說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又斌斌皆興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冦傅公爲之楷範焉公淵雅而通識傅公清真而冲邃皆余所嚴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斑駁鏡之類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落明瑩者顧反以爲類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鑒者不能辨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類之質夫兩公蓋

鏡之明瑩而穎落者也馮公別有紀述不具論傳公
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
擢授兵部尚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
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聚領其事而鑒別精覈大
允物情已乃廻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爲御史中丞
廵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寇所在輒有顯稱
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
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閎度其居官不以一錢宽己而
能恕己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并容故
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

也此非有邃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
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 天子咸謂公卓才弘
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 天子嘉公行能
錫之 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子爲太學生
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持醞藉英英爲鼎鉉之器
蓋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
於公而獻其哲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
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今以時鏡之足以亂古
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爲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
爲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者皆竊虛稱而躬穢行也

而遂以為人之無所事學是為明鏡護瘢而為聖賢存類也不亦謬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諗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眾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

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晞無不願萬年
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
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
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矦王者岳瀆也人主
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矦王澤逮一國一國
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
利矣矦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
之祝人主矦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巳
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
有褱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翰　帝室至今

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檢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

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
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
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
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
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愼用之而已夫圭
撮之不愼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愼尾閭洩之江海雖
大也以奉漏巵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
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驁用嗇之則疑福不可以驟
享嗇之則永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

日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靳能言之士侈之爲詞爛然累牘盈世之翰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剿劇枝葉歸究本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

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爲長者張子與劉子居閭𨶒
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
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宦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
子曰子善劉子知堯溪翁盍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
夫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爲哉人之
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
故深拱揖讓儐詔陳詞施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
况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
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
役時得一𡡾之味以上其親卽父子嘻嘻終日相對

或算賜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
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眞驩洽則豔於文者
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
言爲哉夫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
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
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勑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
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謂謂焉以修其職業
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聞
厚實從中發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
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慤者

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憯怛節文修飾者卿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謌不一而足皆所以愷埴欒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寘寘眑眑獨修其身乎亦將以垂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埴欒達其情悰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慕豔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間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

之學有係於世敎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遂
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
人身不越閫茹苦堅操以訓中丞公遂致通顯中丞
公遊宦四方恒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
雲陟屺專蓋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
有所壅閼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
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牽
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覸太夫人在壼內持範

儼居處節顧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郎大喜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聰明步履恒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積慮忘返顧之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腴者壽身榮志愜者壽施德于人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甘膬實腸腹者也此編戶之民有力者能之榮悅者以貴遂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德厚施于人而惠愛聞乎物得人懽心以事其親則

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未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來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聞者　國家欲亟新三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鎮之以定徐令有司曰刱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國之本也本一搖即大事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慎選良吏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于道事既遄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生者繇李公闕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爲者舉太夫人致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

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于無窮此之爲德不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茲非所謂德施於人而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械圉則花放鳥羣噪而風生衆動所觸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與人之誦而知太夫人之所以獲壽者繇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雲海子序

楊子雲白首着太玄經殫竭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祗足覆瓿云耳夫太史

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儕類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見訣聞易用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即古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埋藏而無悶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絕俗閉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之化下述道德之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釣致隱賾索玄珠于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乎觀其托意幽

遠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
世之知之者益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
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計乎
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為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為蘇氏譜斟
酌二氏而別其遠胄之謬為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源
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
中第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於西陵矣自漢以來
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託附

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寬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拔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顇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隆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矦王有土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則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

則不在族之繁徵而視其德意之凉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敎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寖隆寖昌寖流寖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咸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係世好故知垂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興者乎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窠祠部稱爲冰廳公在部十年過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荆州

乃裒其集題曰錦冰叢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
司爲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内名士南宮爲盛蓋諸
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　國家徽章鉅典禮
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于
文翰今觀公集贍才麗藻花爛暎發又綜故實達時
宜有閎衍深沉之思蓋力優則造深慮間則思存故
也夫士操翰摛藻欲有施于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
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拙之而愈促故畀賦者不可強
務劇則負厚而慮疲公既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
閑省慮殫神凝才備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顧

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第令寘諸闕庭間必且爲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于一麾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諧夏璜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於闤闠則視者駭朱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綱齋先生恥菴先生幷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種蓮子戊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謝藝之侶屨絕於

戶倜遊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埜臀空谷
逢忘其間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劉今年秋以使歸
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
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
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縟乎葢天稟超
軼有絕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
躚躡陳蹟自不外於矩䨱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
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
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紛數百言
而穩貼新麗逾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匱故其著

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問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洼與立就或累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之率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尚騏驥者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鏌鋣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晷則鉛刀劾于一割駑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于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擅之飛將也或七步而紆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卽其文粗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畧與之埒

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
驅騁江海而王鍾虢特異福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
脆又殊矣不佞謭陋爲文數日才撰一篇輒又棄去
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完序
辭不獲命僭爲序諸背簡夫下乘末品豈與騏驥之絕
塵當跬跬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栖心
玄勝　今上錫以眞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
皆被勅獎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
此

贈齊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戴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校閱蓋中試者總二十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則見其行議卓犖有瑰瑋鴻廓之觀蓋私心幸慶之爲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即所振飭當不啻五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

行矣大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厥騶駿襄則其御愈精倕之於材也不較枉直然得梗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所閱者不踰篇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者含書咀華選詞吐艷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行業盭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

學者辯於口耶夫樸質而嬌飾則覩者眩華積而礫石則買者唾故竊言者棄德之賓也務采者彫朽之飾也攘竊者剽文之宄也挹波者塞源之賓也士有此四者即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眞且欲與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端習哉賢曰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甚且却三舍避之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　廷
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
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
題名有　詔令臣為之記初臣與試南宮諸士實繇
臣以進故　上使臣記其事臣既閱其甲第姓名乃
竊歎曰夫諸士之托名於貞石也將以蘄不朽也聞
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
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為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

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倜儻非常之人雖不蘄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著蔡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陸堇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蘙者無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於是以述其梗槩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

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既因其言以策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蘄於後世者亦徒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蔬釋屩而登天子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蘄名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爲言也孰尚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

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言已澌盡矣毋苦并沒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爲不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十人前科附 廷對者人合四百人

愨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即記題名辛未當先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爲請索先父以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爲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

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在

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爲

請　上命自內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

始完懋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

遺筍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

以完詞林之遺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

天子踐祚之三稔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址拓

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欲道前

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

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甓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謄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爲聚奎堂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內渠渠眈眈如此其他庖湢庫舍所在而有明與

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閎麗爽塏
邃密禁闥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
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
既告成事於　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
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
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
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陋隘亦
僅能容及燕鼎既定人文漸闢兩畿諸省解額歲增
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偪隘如故又雜居
民舍問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

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刱西北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　天子始俞有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閎麗士之挾策而來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搆巨觀非振奮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室巳圮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巳惟夫將圮而未圮其外僅然丹青𥺶塈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閧者必以爲多事而弗

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　明興二百餘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　天子茂齡撫運嘉與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積墜而未行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曰　上之所以興廢起墜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滋惑矣　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茲而後作者起睹者睹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忌則

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時而其君臣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荒無虞爲戒葢恒恐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戒之意感 明主振興才儁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爲 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鶩爲偷安苟祿以際上之事哉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

爲太監剛公塋剛在永樂時嘗從　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爲人故即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　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葱葱信靈境也前爲大門馳道爲之門內左爲僧寺以奉香火右爲護藏之宅寺宅後爲石樓各一中爲祠堂堂後爲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栢左右又各爲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葬之藏右則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　三朝賜金爲之董工者即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

月而告成事役既竣公輙余文記其事用垂不朽余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今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卽今人所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丘史游殫精于籕書呂彊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爲葬地尚有存者乎因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斂練早受知于 肅祖常呼爲大璫字而不名無何卽超拜司禮筦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廕其弟侄數輩 穆宗不豫 召輔臣至 御榻前受 顧命公宣遺 詔音旨悲愴今

上踐祚奉　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
上召見於平臺付以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
於余而後行未嘗内出一旨外干一事調和　兩宮
贊成　聖孝侍　上左右服勤備至凡　起居早暮
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暫御供事皆選端慎者以充
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惓惓勸學侍立終日日無
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
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
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
治道者公必導　上曰先生忠臣　先帝簡托以輔

上者所言宜審聽之　宮壼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　上以沖齡踐阼中外寧謐　宮府清晏蓋公之力為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窀穸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為之達也嘗以　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為厚藏智也受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卽事可紀者因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覩焉公諱保常山之深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宮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頃藏文惓惓也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子年司禮之侄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先父長班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摳姚曠曠即捽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禀先父先父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即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若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

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若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

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晨露鬱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曾沙王子漢陽龍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睞十步九折氣塡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峯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

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捕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袞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頫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盡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紘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覩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椀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鑪旋

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拙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覩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懾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四山重褁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懸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僉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磵道險絕嵓窔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

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紱塵鞅之足爲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

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峰間足窮于攀登神罷才應跂然猶未盡其腰緊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已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了此塵事唯當乘間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値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州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後記

張子既登衡嶽數日神惝惝焉意罔罔焉類有繫于中者葢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余前來道大江遡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𦙍東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横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睍諸方溟涬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弁羅八極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奧慮澹物輕心怡神曠又若棲真委蛇歷遐蹈景之事不難爲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

旻漠溟澒濛鴻洞云雨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沴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虛則何所厭慕乎即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摶乃知向所云者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混溟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既舉乃惟章表人物

以興士勵俗耶　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　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無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桀驁雖絕材奔駟亦必頫首屈就羈靮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闕閧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強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

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
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
二故馬不必擁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
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　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隷
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
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据經義不務剽剥範藻乃近時
人所共姍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
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㝢嚮學於
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鶩下若魚
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

碩相懸也異日者　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
廣羅英儁令窮鄉僻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
興乎致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之若是
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
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
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辯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
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
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
咸可稱述渢渢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即百　十人
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

亦頼人材以成亢桑抱道畏壘大穰緜駒善謳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況實焉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況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學農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遲欲躬稼勤苦思以易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禮義信大人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

有爲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爲夫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綺衣燦爛鍾鼓饌玉剝下自潤而不睹其艱苐令此曹得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唯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閣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寧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夫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穡事爲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痾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

屜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穜稑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旣親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猴夜泣逋死皆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黄雲被壠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為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與閼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歎欣戚罔不在是旣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濟之畧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膬以養父毋庶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

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穡興王業卽治天下國家固亦務力本節用抑浮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饔飧之不給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蒐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荆州府題名記

荆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年既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名

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御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已居正既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茂如也是時

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為而荊州為楚中巨郡戶口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旌麾前導社中兒群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

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綏也醇俗漸漓網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伉權撓正法貧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偷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晏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平齊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

俗之變也嗟乎　明興財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龎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寖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侯來守茲土大濟則問以是嘗之侯慨然曰是在

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待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俱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闊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驚爲一切之制以媮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救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宮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訢訢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

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爲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沒微言中絶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眞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于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

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闚聖人之宮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荊門州題名記

荊門州者故荊州府北鄙也今 上龍飛漢郢陞安陸州為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荊門又改隸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荊襄為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荊州西控巴蜀而荊門介居荊襄間唐鄧職其腹脇

隋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衡敵人之肘腋故稱荆門言險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攺隸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儆守者不執戈雖有險無所用之郎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蛸囮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爲荆郡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隸荆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氏至老死不睹市廛今密邇潜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逵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少不如意郎被遣斥長

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鶩為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僞爭與僞大姦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為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罔上唯在拊循愛養哉准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為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為守禦之備荆門遂為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

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稱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欽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研竦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知鄒君始創爲之戴君精敏而孚惠鄒君慎清而端愨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圮里

毋約縱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實無益於秋毫城圮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爾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爲脩之便於是分守大參鶴峰郝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議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庀公約貸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爲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搆以崇闉井幹樓櫓睥不宏麗屹屹爲巨觀矣異日撫治撫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

綦責莫敢爲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免罝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免罝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勢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與世變有不得不然者　明興百八十餘年屬　國家隆運者內無雞鳴狗盜之警

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剸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扃鑰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攖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狃于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而江阻山郎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覩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

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鏊董其工者省祭官田軸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為奉御侍　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宫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内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得久内庭出為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内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

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頗非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妾病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聞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

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追脅承奉承奉終不為動王乃召承奉繆為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為病耶事成而有後王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為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眞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為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為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繩欲絕會

有救者得踐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聞語及孝廟時輙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廝隷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管樞密如近時與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九終